

資治通鑑補正

賢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

行補正

後學吳郡諸允厚

唐紀四十一

一起大歷九年盡十四年七月凡五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甲大歷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 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

沂漢江而上復州鄂州皆閉城自守 復鄂二州皆漢時 山東南道節度使李元義發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

軍亂刺史梁乘遁城走 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

潰歸田神功薨故也已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後 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國之正西西禦大戎北虞殄

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戡敵一隅中間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蕪河龍之地雜羗

之眾 史昭曰羗項之屬渾吐谷渾也 勢強十倍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為力願更於諸道各發

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

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以澧朗鎮遏使楊猷為沅州刺史龐右節度兵馬使 沅州時已陷吐蕃 夏四月甲申郭子

儀辭還邠州復為上言邊事至涕泗交流 壬辰赦天下 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 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

諷將士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璘為左僕射 初廬龍節度行軍司馬荅廷玉勸節度使朱泚入朝曰古未有不

臣天子而能垂福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接姜虜兵多地險試天下之雄鎮也然非久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涕

鼎煎耳不如奉天子劉多難可以勸勸鼎彝此初亦欲聽之後納諸將之譖乃囚之歲餘而出之謂曰爾亦悔乎廷

王曰導公為逆可悔勉公為義何悔為復繫之出而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此

不能屈待之如初會此弟湓自防秋還襲奪泚地說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

之六月乃遣弟福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為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泚又聽廷王言奏

分涿州為永春軍涿州為靜塞軍瀛州為清夷軍莫州為唐興軍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上皆從之 癸未興

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譯典云佛在多羅葉最初為五人說契經修多羅藏

佛在羅閱祇園初為須那提說毗尼藏佛在昆舍離羅伽池最初為跋耆說阿毘曇藏五百羅漢夜集向昆曇相續解說經此為三藏學又三藏學經律論也 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

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而笑曰丘之禱久矣命撤土龍減膳即用秋七月戊午雨 朱泚入

朝至蔚州有疾泚自幽州西山後取太原路入朝未諸將請還侯聞而行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敢復言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犒賞之盛近時未有 士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

人有司擒之上釋不問 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瑋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 冬十月士申信王瑄薨乙亥梁

王璿薨二王皆元字子信以州為國名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諺昭義將吏使作亂

〔紀〕大曆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平帥其眾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鬱奔

洺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辛丑郭子儀入朝 壬寅壽王瑁薨 朱泚自入朝後乃知弟湓之情遂不敢歸鎮乙巳

表請留闕下以湓知幽州盧龍留復許之湓遂殺有功者李懷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以昭義裨將薛擇為相

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相為洺州本皆昭義巡屬 戊申上命內侍魏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

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其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旰奏破吐蕃數萬

於西山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 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判救無得執召募 二月乙丑田承嗣諺衛州刺

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相衛已陷於承嗣承嗣名未下而承嗣已據其地相衛二州自此屬魏博 自置長吏振其精兵良

馬悉歸魏州逼魏知古與其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勢面請承嗣為帥 辛未立皇子述為睦王逾為柳王連

為恩王遺為鄜王邕為隨王造為忻王暹為韶王運為嘉王暹為端王暹為循王通為恭王達為原王逆為雅王諸

子皆以州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河陽三城使常休明 河陽縣本屬懷州顯慶二年分屬河南

為王國名 後魏之北中城也東西魏兵爭又梁中譚及南城謂之河陽三城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東京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陽

及雅王平賊令魚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之河清濟源溫四縣租稅入河陽三城使河南尹但禮領其縣額奉又以

賦屬之 奇刻少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出城勞之防秋兵與城內兵各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兵馬使王淮

恭為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之 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

卑辭偏拜將士乃得脫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

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 設棘四圍周之令投 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為賞 乙巳薛平常休明皆

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巡滑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

州與承嗣子維擊球寶正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因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救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捷之承嗣遂

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原討承嗣夏四月癸未敕敗承嗣為

水州刺史 承州漢零陵郡 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水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

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皆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泚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平

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 磁州隆陽郡本漢廣平縣地

成安縣地 隆陽郡本漢 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 德州自此 李忠臣統水平河陽澤潞步騎四萬進攻衛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

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

寶臣大軍繼至承嗣見孝忠軍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燒輜重而遁 冀州治信都縣高陽軍當置

平高陽等軍皆屬平盧道蓋安史之亂以兵授 張孝忠統制而屬於李寶臣因授高陽軍使耳 孝忠笑人阿勞其本名也及歸朝乃賜名孝忠 秋七月己未杭州

大風海溢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八月遣使奉表請求身歸朝 辛巳郭

子儀還邠州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

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

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廬子期

寇磁州 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繫獄焉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祈傷獄吏劫囚而去上亦

不問 壬子吐蕃寇臨涇臨涇漢縣屬安定郡隋大業初改曰秋谷縣尋復曰臨涇縣唐屬涇州 癸丑寇龍州及普潤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

屬出城竄匿丙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甯龍州華亭縣大歷八年置義甯軍 李寶臣李正己會於棗疆棗疆縣前

即後漢省晉復置屬廣川郡魏隋以來屬冀州 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實厚平盧實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

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陽武縣屬鄭州本原武城武德四年置陽武縣北至衛州五十里 寶臣與朱滔

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珪守之寶臣不能克 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璘破之於百里城改異曰汾陽家傳九月吐蕃畧潘原西而

還八日至小石門白草川十八日下朝那川二十三日至里城營支磨原入華亭十月戊午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

公遣渾城李懷光與幽州義甯汴軍會於故平涼縣三日詰朝大破之今從寔錄 戊午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

鎮奉天行營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廬子期攻磁州改異曰舊李寶臣傳作攻邢州今從實錄 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

昭共救之大破子期於臨水晉置臨水縣於滏口之右屬廣平郡後魏及隋屬魏郡唐初省永泰元年薛嵩表於臨水故城置昭義縣屬磁州 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

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陳留漢縣後魏廢隋開皇六年復置時屬汴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二里 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

遣之遣使盡藉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改異曰奉承嗣卒時年七十 盡死無日

也莊子曰盡然也諸子才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乎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

而死謂奄然也 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

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詭言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

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詭言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

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冠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范陽將張瑊高又賜姓李又賜姓李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

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誘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搖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度不充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室與眾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瓦橋古易京之地在冀州北三十里唐置瓦橋

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室與眾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瓦橋古易京之地在冀州北三十里唐置瓦橋關示白曰涿州歸義縣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舊置瓦橋關後周置雄州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

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文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汙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父即引軍南遣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然而退

致異曰舊王武俊傳曰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道百繯承倩詰罵擲出道中王武俊勸玩養承嗣以為己寶寶臣曰今與承嗣有讐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冠讐為父子致坐間耳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承嗣立寶妻李氏寶臣曰吾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七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案承嗣方未解於寶臣何必擒滔以取信且承倩尚在傳舍武俊何不勸斬承倩而斬清潭乎寶臣自以承嗣誘之共取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幽州故襲朱滔非因承倩之辱也今從唐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謚貞懿皇后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

人孟瑤敬寔為將討哥舒晃瑤以太軍當其衝寔自開道輕入丁未克廣州斬哥舒晃攻要曰舊承傳曰嗣恭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嗣恭傳

之嗣恭前後設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庚錄曰自兵興以來諸軍將帥而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征討不失有罪始漸役也既而有誘其收南海府庫間上不定不得用人之案代宗以嗣恭附元載遺載瑤瑤盤忌之故不用耳事見戴侯家傳或當時亦有人迎合以匿貨謗嗣恭不可知也今不取李肇國史補元載遺載瑤瑤盤忌之故不用耳事

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奉朝延延以安賊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載誅李泌營救得免事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從駕行矣賊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載誅李泌營救得免事見戴侯家傳載豈有證嗣恭云欲為亂之理蓋載已被誅而召嗣恭適在三伏渾有此疑時人因以為渾美事耳今

不及其黨萬餘人嗣恭之討是也突魯經署使王廟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各州相伏兵擊擒之

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放異曰此事出汾陽家傳定錄新舊紀皆無之按夏錄明年二月加朔方戍兵以備回紇則是回紇嘗入寇也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烏水在夏州朔方縣貞觀七年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賈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

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丙辰大歷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辛亥西川節度使崔旰奏破吐蕃四節度及突厥吐

谷渾氏羣蠻眾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下方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

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朔方先統三受降城并振武豐安定遠為六城時三受降城屬振武

軍使朔方統豐安定遠新昌豐留條甯謂之塞下五城二月戊子河陽軍亂逐監軍再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人

乃定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癸巳詔以永平節度

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汴宋曹濮兗鄆徐泗八州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

使宣慰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李勉拒戰敗績滑州永平節度治所戊子夜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壞坊民千二百家

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長澤川後魏置關熙郡隋廢郡為長澤縣屬夏州時吐蕃寇原州遂北入夏州界也宋白曰長澤縣漢朔方郡三封縣之地三封故城赫連勃勃據之築為統萬城又按原州北有

長澤監八月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改異曰定錄開八月乙亥遣朱泚如奉天行營按去年已云泚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云明年九月又云蓋泚每年往奉天防秋至

春還京師但定錄不載其入朝耳李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恣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

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愬靈曜之謀主也汴州牙門將劉昌遣曹神表潛說愬愬遣曹昌問計昌為之泣陳逆

順愬乃與汴宋牙將高遏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存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愬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

隱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於鄆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滎澤縣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

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

四十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

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奉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

於雍邱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士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

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匡城漢長垣縣

更名時屬滑州乘勝進軍汴州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宇斬數十人而還

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

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隋分白馬縣置韋城縣於古韋國之墟故曰韋城時屬滑州九域志韋城縣在滑州東南五十里永平將杜如江擒

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事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辛功忠臣因

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竝加同平

章事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璘薨致異曰寔

薨段公別傳曰十二月景申馬公薨十二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涇州刺史知節度事寔錄又云丁酉以段秀實知河

東留後按時馬璘新薨秀實涇原留後備禦吐蕃豈可輕之使攝河東蓋奏報未至有斯命奉聞璘薨遂除涇原耳

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頌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

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于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者輒執而囚之記曲禮曰離立者不

出中間注云離兩也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即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侯史廷韓兵馬使崔珍

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秦廷翰入宿衛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少無學術落

拓不事家人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可使我祖勳業墮於

地乎遂仗劍從戎自效於安西及在行間忠而能勇武幹絕倫前後累立奇功為中興名將璘家富有無算第京

師甲於勳貴中堂費二十萬緡之室所減無幾及璘薨其子孫無行宗賢率盡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

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汴州

〔丁〕大曆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

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為河東節度使防襄州人也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

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入朝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事橫黃門侍郎同平章

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爭納賄賂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第室于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

器無不各具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者百有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華要

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穢之士求進者不接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素以凶戾

聞恐其子伯和仲武為虐日以聚斂財貨徵求聲色為事故外方珍異名姝異樂過於禁中兄弟各縱淫樂倡優猥

褻之戲天倫同觀晷無愧恥縉妻李氏初為左承韋濟妻濟卒奔縉縉嬖故干與外事又縱弟妹及女尼等出入驢

貨貪猥之迹如市賈馬上言客器年載縉不悅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以左金吾大將軍吳凑小心謹

慎智識周誠乃獨與謀之奏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奏收載縉於政事堂又

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問端皆出禁中問端猶今言問頭也仍遣中使詰以

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芳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

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鐵戰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

乎且法有首從宜更重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永白曰括州晉為永嘉郡隋改處州尋為括州因括

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李能皆伏誅有司藉載家財璽札至五百兩石鍾乳者石之津氣聚成乳滴溜成石故取名

指甲者文鶯管者下范成大桂海志云桂林山中甚多鍾乳仰視石脈湧起處即有乳淋白如雪潤如玉其下垂

處如倒懸小山數峯峯端漸銳且草如冰柱柱端甚輕薄中空如鷲銅管者佳或曰如蟬翼者上

之最精者以竹胡椒至八百石本草曰胡椒生西戎形如顛李子調食用它物極是 夏四月壬午以大常卿楊綰

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哀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維性清儉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是客間之減
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嗣從其戚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弟舍奢侈毀撤之 癸未貶吏部侍郎

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估起居舍人韓會等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貳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

代己初引薛平邕貶又引炎親重無比故炎及於貶洄混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

官 丁酉吐蕃寇黎雅州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漢源飛越焉州之陽山置黎州西川節度使崔旌擊破之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

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導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從外官乞貨楊維常奏京官俸太薄已而詔加京官俸歲約

十五萬六十餘緡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敕百官料錢宜合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各據本官隨月給付一品三十

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至大歷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師三公七十員中書令每月各一百二十員文

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員文東宮三左右僕射各八十員文東宮三少各七十員中書令尚書御史大夫太常卿各

六十員文常侍宗正卿太子詹事國子祭酒各五十員文左右丞及諸司侍郎給舍中丞諸客殿中秘書監司農等

卿將作等監各四十五員文太子太常少卿各四十員文諫議諸司少卿少監各三十五員文國子司業內

侍東宮三卿各二十員文郎中侍御史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總監內常侍內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王

長史各十八員文監祭御史台主簿補闕王府司馬司天少監太四典內太常博士主簿郎中郎通事舍人起居王

主書各十五員文拾遺司議太子文學秘書著作佐郎國子監太學四典內太常博士主簿郎中郎通事舍人起居王

諸者監中書門下主事各十二員文洗馬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員文評事八員文諸校正各六員文

諸軍御九成總監諸王諮議友諸校令各六員文城門尉寶國十助教六員郎王府按屬太常侍醫文學錄事

丞太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市伯十員衛及諸率府長史公廡令各五員文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

事都水及諸總監丞司天臺正太子侍醫諸司內謁者諸衛六軍左右衛率府等衛佐諸王府參軍大農四員一百一十六

源飛越焉州之陽山置黎州

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漢

源飛越焉州之陽山置黎州

中候太子千牛各四貫一百六十六文諸尉及六軍司戈太子備身各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諸府尹各八十貫文少尹兩縣丞各五十貫文奉先昭應醴泉等縣令司錄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五貫文兩縣簿尉奉先等縣丞各三十貫文奉先縣簿尉諸畿令各二十五貫文畿簿尉各二十貫文參軍文學博士錄事各一十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料錢外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二十貫文內侍省監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

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糈米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

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自是年定俸昌則又倍之節度使三十萬部防禦

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大都督府司錄參軍事鶴赤縣令四

軍軍人萬上州判駕五萬五千長史司馬五萬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五萬諸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觀察防

團五千節度推官支度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畿縣上縣令四萬諸大都督縣丞縣簿尉二萬五千畿縣上

縣主簿尉二萬由會昌以前其間世有增減不可詳也從類篇鶴赤縣令四萬諸大都督縣丞縣簿尉二萬五千畿縣上

縣諸員郭亦皆為次赤縣鶴赤字義不可曉蓋次赤也○鶴赤篇上聲培多益焉上下有叙法制粗立皆從楊綰之

請也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斷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

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臨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上方倚楊綰使輩輩

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常哀與綰同相綰長厚

通可而寡可細以清儉自賢上內重綰而事任之禮遇信愛哀弗及也遂忌疾綰及議綰謚太常初謚文貞哀諷比

部郎中蘇端駁之且毀綰過甚上惡之貶端賜諡文簡時論由是謚哀綰生而聰慧年四歲處群從之中敏識過人

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各未許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眾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

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沈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彰彰母屬又恥於自炫非知已不可得而見也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於色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解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為品秩既同給授宜均悉平分之時論稱焉綰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

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凡所知交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欲以世務相干者見縮元遠不敢發辭而退大厯中德望日宗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鎮俗時比之楊震丙吉山壽謝安云 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 元載王縉之為相也上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癸卯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食料錢也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唐制堂封百緡曲元後纔十一百德宗卒復舊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先是楊綰常袞為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甲辰以為刑部尚書綰袞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為都官員外郎唐都官郎掌配役隸簿錄停因以給衣糧藥療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頡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效異曰段公別傳曰自授鉞三五年間西鄰無烽燧之警又曰戎師論乞力陀慕公清德不敢侵陵我疆

通涇州云三四年間不敢犯塞蓋史家溢美之辭耳秀實軍之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吐蕃八萬眾軍於原州北長澤監蓋長澤川唐舊置馬監於此己巳破方渠方渠漢縣屬北地郡後省中宗神龍三年分馬嶺置方渠縣屬慶州未白續通典靈州方渠鎮宋初置通遠軍秦長城在城北一里入拔

合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旆大破吐蕃於望漢城吐蕃築城於西山以望蜀因名望漢城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河中府管下安邑縣縣管有鹽池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丁亥奏

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宋白曰大厯初韓滉進漫生鹽以為靈瑞後又奏乳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將鎮佳視之義興漢陽義縣地皆置義

興郡及縣隋廢郡存縣以屬常州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郿州宜祿縣有長武城時郭子儀遣李懷光築長武城據原首臨涇水脩城通吐蕃自是不敢輕犯宋白曰長武鎮在鳳翔府麟遊縣界西至涇州四十里郭子儀遣將拒却之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為永州刺史效異曰舊劉元佐傳云李靈曜據汴州治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拔劉昌以宋州

牙門將說李僧惠歸順則是僧惠先已為靈曜守永州朝廷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僧惠未降則治不能得宋州已降則不敢取宋州蓋僧惠已為李忠臣所殺治因引兵據宋州耳舊傳欲以為治功故云然其寔非也永平軍治滑州

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軍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輸不寔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

渭南令劉藻渭南縣唐初屬華州時屬雍州宋白曰郭緣生述征記云渭南縣吏狄所置謂符姚也 何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

雨薄博言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

是乎貶藻南浦尉後魏分胸臆縣置漁泉縣後周改曰南浦唐常州 計豐州司戶而不問滉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

恭奏破吐蕃萬餘眾於岷州 丙辰將鎮還奏言瑞鹽是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錫以嘉石上從之賜

號寶應靈慶池賜號者安邑池也 時人醜之 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 丁亥崔甯奏破吐蕃十萬餘眾斬首八

千餘級 庚子以朱泚棄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

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

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為青州刺史又云為青州刺史舊正己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

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擊田承嗣署奏留後事遣青州刺史今從之 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

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魏洺貝澶七州澶州漢東郡頃邱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頃邱至澶淵縣唐改曰澶水避高祖諱也武德四年分黎州之澶水魏州之頃邱

州置澶州貞觀元年州廢大歷七年田承嗣表以魏州之頃邱臨黃復置澶州 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郛六

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

或元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定如

蠻貊異域焉 是歲恒定趙三州地震

大歷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敕毀白渠支流碾硤以溉田碾唐也公輸班作硤後人又激水為之不煩人力引昇平水激輪使自旋轉謂之水磨史昭曰碾磨也碾硤也

公王有二僮入見於上請存之上曰吾欲以利倉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 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

押牙泗水李自良曰唐節度使置押牙牙前重職也即今制置使司帳前都提舉之職泗水縣屬兗州漢之下縣也隋時分西界為汶陽縣於下縣古城置泗水縣 回紇精銳遠來求闢難

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感其後無不

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逼虜於陽曲之百井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

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九域志代州崞縣有陽武寨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己亥吐蕃遣其

將馬重英帥眾四萬寇靈州奪填漢御史尚書二渠水口以弊屯田史昭曰三渠謂填漢渠師史渠尚書渠也填讀曰鎮三月甲戌回紇使

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朔方軍士之留屯河中者因大掠坊市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諱光擊破之

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安帥直臣攝質中書舍人崔祐甫聞不賀詔使問狀

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為人除害雖細必錄今猶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貓鼠不修

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且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動微巡則強能致功鼠不為害矣臣聞物反常

為妖貓鼠同乳妖也何乃賀為上嘉之祐甫洒之子也崔洄開元名臣秋七月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

數以公事與常安爭安由是惡之為哀奏貶祐甫張本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

兵鎮振武軍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秦漢之雲中郡城也宋白曰日從之回紇始去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

眾寇鹽慶二州郭子儀遣朔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却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寶臣賜姓

十二卷竇應元年吐蕃一萬眾寇銀麟州夏黨項雜畜銀州漢西河郡固陰縣地麟州漢新秦中之地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上悼念貞懿

皇后不己殯於內殿累年不忍葬下酉始葬於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青石

涇州保定縣西宋白曰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其界有青石嶺詔郭子儀未此與段秀寔其卻之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

劉晏為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歐陽修曰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郭子儀入朝命判官

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

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以給事中杜亞為江西觀察使上召江西判官李泌

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此歸功於太子耳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

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而嗣恭

取戴意奉卿為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戴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

昌曰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

米澤光潤踰於眾玉今俗所用皆消治石汁加以藥漿灌而為之虛絕不耐磨非真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為琉璃

字師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將天子傳天子東征有米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米石鑄以成器注

云米石又采之石也則鑄石為器古有之矣顧氏謂為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

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七琉璃於是米石出於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謂真琉璃也然中國所鑄

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來者謂真琉璃也然中國所鑄

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也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璞而色亦較暗其可

異者雖百渾濁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善琉璃也善琉璃之異於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琢之

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無之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

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攷之不詳耳

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路嗣恭始名劍客為蕭關令運使神烏姑臧二縣攷績為天下最元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

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

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雲注副幸謂其以武人輕已銜

之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諸鎮州皆有孔目官以綜理眾事史職也言一孔一目皆所綜理也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書扇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

郵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郵騎氏騎氏縣屬河中府宋白曰本郵國地騎氏于此起富故曰騎氏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悲薦之於朝

曰吳曜誤我遂逐之子儀在軍中侍僚佐素有禮殿中侍御史柳芳為子儀記室母趙夫人猶在堂每因軍中大譙

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至子儀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退嘗謂芳曰子儀早事戎

行不盡奉養而母氏背棄今日幸奉重寄恩寵踰分而寔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顧當使老

妻執雙子儀目捧供案也然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一往是歲郴州黃岑山崩壓死數百人常袞言於上曰

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起大厯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侄中軍兵

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請于佐之甲申以悅為魏博留後

為田緒殺悅張本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

美者多逼淫之恣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執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其於

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眾所服希烈因眾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勗等殺惠光父子而逐

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

吐蕃寇京師忠臣先請鎮赴援又有子李靈曜之功

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

史淮西留後

為李希烈以淮蔡時援張本

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勉鎮水平凡八年以舊德

清重不嚴而治東方諸師雖暴傲者亦不敢之

辛酉以金堂經畧使王錡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留後

部將凌正暴橫相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相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成

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

國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癸亥皇太子即位

在諒陰中動遵禮法嘗召韓王迥食

弟也

食馬齒羹不設鹽酪常哀性剛急為政可細不合眾心時群臣朝夕臨者例皆十五舉音哀以獨受任遇哀逾等

倫或中墀反哭顧暴若不能去每哭垂頭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眾曰臣哭君前有扶禮子哀聞益

恨之會議群臣喪服哀以為禮臣為君斬哀三年漢文權制猶二十六日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元宗肅宗之喪始

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祐甫

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聲色凌厲哀不能堪乃

奏祐甫辛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閏月壬申貶祐甫為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

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雖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

與朝政哀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何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